

地方

赵先德 著

人民文学出版社

I247.5/2209

地力

赵先德 著

人民文学出版社

(京)新登字 002 号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地力/赵先德著. —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 1998.5

ISBN 7-02-002755-5

I. 地… II. 赵… III. 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1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98)第 10579 号

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

(100705 北京朝内大街 166 号)

北京市通州区电子外文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发行

字数 280 千字 开本 850×1168 毫米 1/32 印张 12.5 插页 2

1998 年 5 月北京第 1 版 1998 年 5 月山东第 1 次印刷

印数 1—10000

定价 19.80 元

躺在病床上的周学文梦到自己变成了一块覆在花生地里的降解膜，继而成了降解后的一个颗粒时，他才意识到这一生总想把握住的东西能够把握的并不多。就像这膜，外部条件一到，你分解也得分解，就像这沙地里的花生棵，自己总想多结些果，然而，地力不足，底气缺乏，只好将一些的青针儿遗憾地悬在半空中。

不能选择的东西太多，忽略的又太多。

——题记

第一章

周学文第一次与李慧慧做完男女间的那件事是在一个风雨即将摇曳于漆黑夜空的前半夜。李慧慧推起疲惫的周学文：“你快回去吧，天要下雨了。”周学文似从梦中睁开惺忪的睡眼，看到闪电划过勺子岭的勺把，亮光直照得身边的花生地如同白昼，借着闪电之光，周学文始才发现李慧慧那有些白皙的臀下事先垫上去的一块白色的家织布上洒有一块黑乎乎的东西。两个月以后，当他屈从于奄奄一息的父亲的哀求，当他屈从于拯救贫困家境的压力娶了支书任大有的妹妹任美英的时候，最后一次拿出那块落有汗渍与手印的白布时，他发现那中间鲜艳的血渍竟洒成一朵深红色的睡莲花。

那一年，他十八岁。他参加了高考正在等通知。秋天还未过完，他家已靠菜叶为生。任美英的陪嫁是一洋面袋棒子面和一麻袋谷糠。那一麻袋谷糠与洋面袋棒子面联系着的婚姻使他在日后的人生中再也没有找到那个闪电之夜曾有过的男女之间的感觉，没有找到做为男人的雄风。

第二天，雨过天晴，周学文独自一人来到东岭那块供他们做爱的花生地，发现风雨已将一切归于过去。他呆呆地望着脚下

的几棵被揉搓得脱了叶的花生棵，然后将目光抬起，集中到了七十米开外的勺子头那巨大的岩峰上。勺子头的那边便是慧慧的婆家，她现在正坐在新嫁床上头顶蒙头红，听着外面的喧闹及远处的静寂。周学文猛地弯腰将一墩花生提出来，早过花期的花生却无一果。他不甘心地提出第二棵，第三棵……仍然是见不到臆想中的嫩果，于是，周学文颓唐地一头扑倒地上，抓起一把泥沙扔向天空。

在这个落雨的夜晚过去以后，周富贵老汉一大早便忍着剧烈的咳嗽，背着他那副少皮无毛的粪篓来到村外。他的病是去年在汶河上游修汶源水库时落下的，推一天车子，分三个窝窝头，还得省下一个拿回家顾着孩子们。这几天咳嗽日甚，痰中带血，他觉得整个身体有种漂浮的感觉，但第二天醒来，他还是不能放下他的老本行——绕着村子拾粪。

周家的勤苦是有名的。他的祖父周长生由一个长工而当辈子发家，盖了四进四出的在周家峪属一份的宅子并拥有二十亩稻田，三十亩山岭地就是源于最初的勤劳。

周长生二十岁之前在岭外的山口平原上给东家做活，十来里地，却只能五天回家一趟，每次回来都要背一篓人畜粪回家。回去又给东家捎带着拾上一路子粪。东家见长生勤劳而又心灵手巧，便想给他谋个媳妇落到山外，周长生说的很干脆，是男人就要娶媳妇的，回我们家行，在你们这儿过，人家笑话。

山口被周家岭的人称为西乡，一抹平川，种姜种蒜，种大麻，样样是细活儿，周长生却样样精。一米宽的麻席经水洒过后，周长生抓起瓢子里的麻种，一把把撒下去，没有两粒是并排着的，均匀的就像一颗颗经意细密排列的一样。杀麻的时候，长生一个人干仟人的活儿，杀的茬口地平得光着脚板在上面走，省鞋

子。

周长生在西乡干了三年活后的一个麦季，他回周家岭收自家的那几垄麦子，准备过完麦好娶媳妇。有一天中午，周长生挑着四个麦个子经过村东头财主刘青山的大门口，见刘青山家里到处是干活的人，一个四出四进的院落已初具规模，不是收麦早就完工了。刘青山的工头任绪功见周长生在那儿站着往这边瞧，就说：“哎，长生，别看到眼里扒不出来了哇。”见长生不语便又对身边干活的说：“甭瞧乎，你这一辈子也别指望盖这种房子了。”周长生将任绪功的这句话牢牢地记在了心里。那一年秋，他与西乡的东家结了帐，揣着二十个银元回到周家峪，媳妇问他咋就回来了？他噙声噙气地说，趁着河道里没水，咱把挨着咱的那二分与水龙王合着的洼地向外开开，在河中间筑一道坝，种水稻。媳妇类似听天方夜谭般地听完周长生的打算，张了张嘴，终于没说啥，她看到了长生那张坚毅的脸。

一个秋天，周长生和他的两个儿子，三个妹妹，一个姐姐，还有媳妇，从西河床上向东河床背泥片，高高的泥垅在上冻前圈起了二十来亩水池，说是来年种稻子。村里人们说，别做财主梦了，白把你和你媳妇挖成罗圈腿不要紧，你那三个妹子小小的脚都泡大了，谁还要？你这池子，到明年夏天一场水不就给冲到海里去了。周长生不去理会这些风凉话，他对三个妹妹说，咱这一冬，从山上起一冬石头围在地堰上，这几年我早看了，水上不了咱这池子里来。等几年，你们娶嫁的时候，我一人陪送十石大米。

第二年开始，姐姐已经娶嫁，周长生带领着媳妇和三个妹妹，将垦出来的新土地用大镢头深翻了两遍，套尽了盘根错节的一片片茅草根。然后将这几年积攒下的小山似的人畜粪晒干砸

细撒在了新土地上。等新土地晒得将撒上的粪发了酵，他便引河里的水进了池。在稻池的朝阳处圈起屋门大的一块育上了种。人们忙着收几垄麦子的时候，周长生那二十亩水稻池刚刚插完的稻秧才像绿丝线样地点缀在水面上，丝丝缕缕。周家岭的人放下麦担，聚拢来看西洋景似地说：“看看这个周长生今年吃什么吧，到西乡干了几年长工，就知不道自己吃几碗干饭了。这么几丝丝绿苗弱得还不跟娘们纳花鞋的绿丝线能结出什么大米来？咳，这人，财迷心窍就是个害，都心想事成，不都成了刘青山？”

周长生那一年就真的心想事成了。秋后，人们切晒完那点可怜的瓜干，收获掉山岭地上那只能用瓢子盛的谷子以后，见周长生一家人已围在场院里守着小山似的一堆黄灿灿的稻粒。从下场到大年三十，周家的四个女人日复一日地在碾子上转，她们的脚磨起了泡，大腿与小腹之间放碾棍的地方烙下了红红的印痕，但她们心里的高兴与激动却是无人知道的。一个冬天，她们碾了三千斤大米。当时，周家峪一带的大米行情是一斤大米换两斤小麦。

周长生的经验越来越丰富，只用了四年的时间，周家立在村西的四进四出的浑砖到顶的宅院就辉煌辉煌的立起来了。从动工到完工用了整整一年的时间，西乡的大工临走时是用骡子驮去了两搭褡银元。宅院竣工后，东乡去泰山烧香的香客对着大门前两座威武的狮子磕头烧香，以为遇到浩大的庙宇。

周长生老汉在看着长房长孙周富贵完婚并得一子后喜极而悲，不病而死，而不及移到正屋。周老太因此而唠叨不止：“回脸朝东，三年不空。周家要遭灾了。”结果，第二年春上，周老太在三代宗亲的帮助下，给两个儿子分了家，分家后的第三天即仙

逝。相继，土地革命开始，周家的地房全献，年仅四十一岁的周振家第二年随母亲而去。夺取他生命的仅仅是一个小小的伤寒。失去了父亲的周富贵，虽结婚成家，但却只有十一岁。上有因月子里下稻池瘫痪的老娘，下有七岁的妹妹，不足二岁的弟弟。人们都说周长生是个有福气之人，他已享够了人间的福气。自己种稻子成功以后，他是每集都要买一挂猪头煮了吃。五日一集，集集如此。对那肥的肉膘，从不嫌腻，吃饱喝足就和做活的一块下地。富贵这一辈子上就玄了。

周富贵和刚刚娶过门的媳妇还有正瘫痪在床上的老娘住到了工作组留给他们的过去当马号的三间草房。

土改后，刘青山的工头任绪功的大儿子任大有当了支书。周家因成份高而不让入社。周学武出生的那一年秋天，家里只有十二斤水萝卜和五斤谷子，产后五天的国桂兰拿着瓢子到村里讨要点吃的，刚刚上任的任大有对可怜巴巴的国氏看也不看就说：“你们也不垛垛自己的嘴，才要了五斤谷子还没有三天就又来要，那几年的油水吃到哪里去了？”国氏回来后哭了两天没有缓过气来。

周富贵不再相信自己的名字，他恨父亲不让他上学，不许他当兵。他给大儿子取名为学文，给二儿子取名叫学武，学文八岁那年就让周富贵领着上了学堂。

任大有任支书一当就是二十年，而周家的境况在这二十年中竟没有丝毫的变化。直到周学文高中毕业，在新到工作组组长许涛声干预下，任大有才让生产队分给了周家二分自留地。四十来岁的周富贵早早地谢了顶，因常年拾粪（为了多拿二分工分），身体老是前倾，腰杆被扭曲的就像山坟里的歪脖子柏树干。周学文知道父亲患的是肺结核，需要链霉素，但，医生告诉他，他

家那半个窗户台上擦着的玉米只够打一针……

在这个初秋的早晨爷儿俩相遇在村东头的水井旁，周围是薄雾，贴着水井的流沙河舒缓地流动着冒着蒸气的河水。

“爸，你咳得这么厉害，就甭背个粪篓到处转悠了。”

当父亲的站在那儿，打量着早早起来的儿子，半天不语。终于，他那有些发紫的唇间吐出几个音符：“文儿，到底有把握吗？任家那门亲事，夜儿黑媒人来问日子查定了吗？”

儿子低着头从他的视线里走出去。当父亲的远远地叹息了一声。第二天早晨，他就没有起来，咳嗽越来越剧烈，胸口像一把杀猪刀别在那儿。任四家的就来给他占卜，任四家的是周家峪唯一去过泰山给泰山奶奶许过愿的人，她说她是给整个周家峪的父老乡亲许的愿，她的香火很灵。任四家的在吃掉周家借来的两个鸡蛋以后说，得冲冲喜。躺在床上奄奄一息的周富贵听了这话竟艰难地笑了笑。

周学文被祖人叫到周富贵屋前，六十六岁的周长贤叫着周学文的小名：“柱子，这大学就是上了也是人，先前的举人老爷就不要娶媳妇了？你恋着李家慧慧，可人家前些时候不是嫁了呵！你要是懂事，看看这一家老小，就听了你任四奶奶的话，后日把任家的大闺女娶过来给你爹冲冲喜，咱是跟人家订了亲事的，你看不上任大有，咱周家峪的人有几个看上他的，他不是照当了二十年书记？”

新婚的那个晚上，比周学文大三岁的任美英对闷在床头上的周学文说：“周大秀才，你看不上俺哥，可他不是俺，从今以后，你要听俺的，保你这辈子过得像家人家。”

任美英和周学文只在小学三年级的时候同桌一年，每到老

师叫写作文，她就拿菜团子或几张从作文本上撕下的格子纸换取周学文的作文抄抄。四年级是在五里路以外的北山羊上的，她没考上，李家慧慧考上了。周学文考进县城高中的那一年，上面来政审，任大有说周学文填的中农少了个上字，不给盖章，把表留下说查查看，任美英就趁任大有不在家的那一天拿着表找了当会计的堂哥，堂哥在周学文的表上盖了章，然后对任美英笑了笑：“要不要请我当媒婆？”任美英不吐一字，来回跑十里路送到了北山羊高小，她认得校长，那是她姑父的一个弟弟。后来成了他俩的媒人。

周学文结婚的第二天回门，任大有举着一个信封说：“老辈人的话也真灵，你盼通知都盼迷登了，也没有个音讯，这不，昨天办了婚事，今天就来了通知。”周学文急急地接过通知，只看了“哈工大”三个字，脸就由于激动而红了。

信是七天前来的，任大有一直压着，他没有说，只是提醒周学文：“你小子倒挺聪明，政审表上又填了个中农，以后入党啥着的可别填差了，多个上字保你这辈子翻不了身。有啥事来找你当哥的。”

双喜临门，周富贵真的就慢慢站起来了。先是在三天不吃不喝后进米汤，最后就能吃了一个菜窝窝头了。这一站竟是十五年，直熬到二儿子周学武高中毕业。周富贵挂在嘴边上的的一句话就是，人这命是贱。

周学文记起自己结过婚这档子事是在大学一年级的暑假。周家峪生活的糠菜不继把他打落得像个石头人，光有个大脑袋。任大有远远地瞧着他，就对身边的人说：“看到周富贵那大公子了吗？周长生吃了一辈子猪头就给他留了个猪脑袋。”这话只有周学文做了他的妹夫后才不说了。大学的生活虽不富裕，但汤

菜水三餐有馒头，周学文就像长生老汉那施过肥的稻秧，由纤细之躯一天天变肥变壮。暑假回家，周学文用节约了一年的饭票兑成半面袋带着馊子的馒头背回了周家峪。走到村口，第一个遇上的竟是李慧慧的父亲李石山。

李石山是个勤俭巴力的庄稼人，分给他的自留地越种越大，每年秋冬农闲，他都要去挨着自留地的荒坡上垦荒。靠了他艰苦卓绝的奋斗，李慧慧一家在周家峪就算得上富足人家了。村人夸他能干时，他总是谦虚地说：“再不干，那糊糊就沾不住碗了。”在那年月，糊糊照不出人影来，才算沾住碗，是个上星级的标准。李石山唯一的缺陷是五个闺女没一个儿子。这就是富贵老汉虽穷却看不上的理由，“过几年我死了，他李家连个打祭的都没有，你恋她个啥？”这话不知怎地传到李石山耳朵里去了，周富贵在儿子的坚持下托媒人去说的时候，李石山却愤愤地说：“就是将闺女砸砸糊了墙头也不能嫁给周家。”

李石山是个好强的人。他可以放闺女去生产队上混工分，但，自留地里的活儿，谁也不用插手。不管是夏秋两季什么庄稼，他那地里找不出一根草刺儿来。三伏天，太阳毒得把山野都熔化了似的，站在地里的人能觉出地下向外窜火的丝丝抽动。只有那时，李石山趁队里歇晌才一个人扛着锄，提一壶淡茶水上山。锄一个趟子，浑身便没有一块干的地方。老婆缝织的自家织布褂衫沉沉地粘在身上。许多时候，李石山都在给自己说，歇口气吧，到地头抽袋烟，喝口水。然而，到了地头上，他还是将那掖在腰带上的白布拉出来抹掉脸上的汗泥，然后弓身拐回去，继续抡他的大锄。他对周家大儿子周学文的好印象是在拒绝了周家提亲将慧慧许给勺东村的王家以后。

那一天，他在东岭的花生地里面点种，远远看到慧慧跟在周学

文身后向他刚起垄的地瓜地里走。那一天风很大，春天的周家峪刮这种风是家常便饭，人们都借这风窝在家里歇歇。周学文担的是些黑乎乎的东西，看上去很沉，上堰的时候，慧慧要拉他一把，他没有接手，却倒退下来。李石山最大的好处是不给闺女没脸，什么事也不守着外人说。晚上的时候，他才问慧慧，慧慧说，去地瓜地撒灰来。“撒灰那么沉？”

“我挑着灰去坡里，差一点让风连筐子都刮了去，学文哥看见后给拌上湿土帮我撒在垄里了。”

“净瞎能。那点灶灰放到猪栏里挨着人畜粪沤了都不管用，掺上湿土就结大地瓜？”

“掺湿土是为了不让风刮跑，灰掺杂进人粪尿就不如直接用在地瓜地里好。”

“俺就不信。”

“不信秋后看。”

那年秋天，撒了草木灰的地瓜还真结得不少。收地瓜的时候，李石山心里热乎乎的，越刨越高兴，最后对跟在后面的慧慧说：“还是识字的人好。”回头的时候见慧慧正在抹眼泪呢。李石山只好自语：“泼出去的水，收不回来，人活个志气，听爷的吧。”

.....

李石山听到有人喊二叔，看看前后并没有熟人，就又低着头弓着腰向前走，从东墙角拐出来的周学文正从包裹里向外掏馒头，周学文将掏出的馒头装到一个大图纸袋里，紧走几步塞给了李石山，李石山看着眼前白胖胖的年轻人愣了愣：“唉，学文回来了，还是外头出息人。”李石山说这话，接过图纸袋转身便兀自走去。周学文愣神的工夫，听到任美英在后面喊他：“打夜儿下午就等你，才来？”

他们两个人结婚后的第一次吵架就是因了他背回家去的这半袋掺着麸子的馒头在过了第一次性生活后开始的。

那一次，任美英不露任何痕迹地给周学文端了洗脚水后，便一丝不挂地躺到土炕席上去了。洁净的月光洒在她那青春的胴体上，她耐心地等待着磨磨蹭蹭洗脚的周学文。结婚的第一夜及至周学文去上大学，他们都是穿衣而睡，那时候，美英想，我可不能小给你，她并不知道周学文内心的矛盾，她也不去深究，反正我不能小给你。要不，以后的日子没法过。周学文寒假没回来，又听到一些关于他和李慧慧的风言风语以后，她的思想发生了质的飞跃。我的男人，我要拴住他。

见周学文仍旧穿着汗衫短裤斜躺在炕的另一头，任美英并不理会。周学文经不住旅途的劳累很快就进入了梦乡，他梦到了李慧慧，她在东勺村干了民办教师，见他站在教室门口，李慧慧便放下教本出来拉了他的手往办公室走，办公室只有一个人，她便使劲地亲他，他惊了一下，说，学生看见不好。这一惊，自己醒了，浑身轻松过来，始觉身边有一个湿热的躯体挨着自己对个儿躺着，月光下，她那白晃晃的身子中间女人最隐秘处竟是欲滚欲滴的露水珠。她用脚勾了勾呆呆的他，他那原始的冲动觉出了浑身的燥热。女人见他没有反对，便拉着他的手拽了他一把。当那种轰然炸烈的感觉过去后，周学文才想起自己是穿衣上炕的呀，怎么竟一丝不挂了呢？而且就鬼使神差地越过了自己内心的防线？第二天激烈的吵架以后，周学文始想，任美英是一个多么有心计的女人哟。

吵架是由晚饭时周学文的一句话为导火索。看着弟弟学武和父母亲都在吃玉米面与地瓜面的混合饼子，周学文说：“美英，不是还有几个馒头，拿出来让大家尝尝。”

任美英装做没听见似地继续吃自己的饭，周学文站起身去找，任美英没好气地说：“早分散净了。亏了只有几个馒头，要是几筐银元也早不见了，穷命吊系子。”

“你……”周学文知道美英是对着婆婆来的，气得说不出话来，国桂兰忍着气说学文也是说给儿媳妇听：“吃那个干啥，咱自己吃了当啥，你在外面上回学，也算稀罕东西，分给兄弟爷们尝尝，人家还忘了咱？你大舅来的时候，拿来那么多桔子，我都没尝一瓣，不都分散了，这几个干粮算啥？又不是那几年。”国氏说完，任美英撂下筷子就进了自己的小屋子，进屋后哐当将门摔了过来。周富贵立时被一口水呛住，咳嗽了半天才平息下来：“学文，忍呀，别吵吵嚷嚷的，捧捧着像家人家就行。”周学文一开始以为美英嫌他给李慧慧的爸，看来她并没有猜出给李老汉的是啥东西。他最不能容忍的就是美英对母亲的无视与轻蔑。穷命吊系子，父母最受不了的就是这句咒语。周长生是周家峪出了名的财主，姥爷国瑞平就是图门当户对才不顾大舅的竭力反对而包办了这桩婚姻，结果，一结婚，一天好日子也没过上。国家比起周家来要富裕得多，追溯起来，应为世袭的贵族。国桂兰的老老爷是清末的举人。国桂兰结婚嫁妆中就有一样东西让周家峪的人开了眼，那是一个会摆动会打点的座钟，土改以后这台座钟成了村小学的唯一值钱物，一直使用到周学武高中毕业后回村教小学。

国氏一天学没上，但背得上数首唐诗。她的哥哥国栋非动员父亲让妹妹上学，可当父亲的就是不答应。国栋在三〇年毕业于省立第二师范学校，给国桂兰讲诗讲词，讲他的老师胡也频。国氏因此而学了许多官话。周家峪一带有些方言，被人们视为不可更改的传家宝，比如没空叫“不容括”，喝水叫“哈水”，

白菜必须念“北菜”，周学武高中毕业后在村里干民办教师的第一年，新书记李中心的小姨子教二年级，县教研室一个新分来的大学生听她领读“白”字时，她便很自然地读：白，北菜的白。那个听课的大学生笑得守着一屋子学生岔了气。事后，周家峪的人说，县里也没真事，竟叫一个神经病来指导。国桂兰从不说容括与不容括这个词，还动不动露出些有悖于周家峪方言的话来，周富贵给她纠正，她只是默不作声。国栋后来成了南方一个大军区的副司令，每当年节寄给国氏的二十元钱奠定了她在周富贵心目中的地位。另外，不是国栋英明，捎信让周富贵主动让房子献地，他连个上中农也定不上，那样的话，后果将不堪设想……

任美英这样对待婆婆，周学文怎么能容忍呢？他们狠狠地吵了一架，第二天，周学文就不辞而别。

第二章

周学武将自行车拐上汇河大堤后，他觉得蹬在脚踏板上的双脚重似千斤，双腿一丝力气也没有了。他不得不将歪捆在自行车后货架上的一捆行李象征性地扶了一下，然后将自行车斜依到岸边一棵生有瘤子的杨树上，一屁股蹲到了松软的土地上。他从上衣口袋里摸出一块包有锡纸的硬糖块，那是临来的那天晚上帮本家四婶抬嫁妆时（这是周家峪一带的风俗，新娘的嫁妆由娘家差人送而改为婆家差人去抬，这样可以省两桌客，因为自己人吃主客桌上剩下来的残汤沾窝头就行），从闹新娘的人群混杂的脚印下拾的。他慢慢地将锡纸剥掉，然后塞进嘴里。一刻钟后，他觉得体力有些恢复。这时，他才发现眼前的绸样平滑而动的河水弯曲到了天的尽头。顺着河流望去，太阳正如浑圆的气球挂在灰蓝的天幕上。难怪王维吟哦长河落日圆。不临其境，难得感悟。周学武从到这条河下游柳河镇应聘考试那天起，这算是他第二次出远门。尽管道路曲折难行，旅途劳累，但他的眼里到处是别样的风采，到处是郁悒的诗。他发现了长河落日就又看河岸尽头的杨树丝丝上冒的热气似龙的须齿衔住了太阳。在河的对岸，有一老人“大”字形仰躺在堤坡上，在牧羊老人